新刊册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六

邦計部四十六

河渠一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自三五之世物有其官少皡二叔是為玄冥世不失職至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乃錫封於汾洲皆勤職於水者也大禹時洪水四載以救方割之患隨山浚川通道陂澤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烝民乃粒無復水患班固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而河為宗自漢文之代始潰金堤及武帝元光中復決瓠子自時厥後頻多災害故賈誼陳其三策桓譚言其兩便亦各一時之事也至於決渠以溉始於史起引渭而漕由夫鄭熒皆澤被於當時功濟於異代後之言者多興水利魏晉而降

宜之斃有徒其有田不償種岸或善潰功費居多績用不就者亦云衆矣斯皆國家之利害故廣記而備存之

夏禹堙洪水十三年堙塞也洪水氾溢疏通而止塞之堙音因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毳亦如箕擿行泥上毳音茅毳之形謂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上山行則梮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曰梮木器如今與林林轝而行也梮音居足切以別九州分界隨山浚川隨山之高下浚深其流也任土作貢通九澤度九河通九州之道及鄣其澤商度其山也度音大各切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羨讀與衍同音弋戰切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導治也引也從積石山而治引之令通流也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內讀曰汭伾音皮鄙切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急流曰湍悍勇也湍他端切數為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三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則漯川也釃山支切漯音他合切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播布也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蜀守李冰鑿離堆堆古堆字避沫水之害沫音本末之末沫水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穿二江成都中北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溉灌也百姓饗其利至於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渠溝甚多然莫足數也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一西北至末口入淮通溝也今廣陵韓江是也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

哉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
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直至
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
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初豹引漳水溉鄴
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恐秦滅韓之不
計也罷讀曰疲令其勞疲不能出兵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間音居莧切其下亦同令鑿涇
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中讀曰仲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邸至也並北山東注洛
三百餘里並音步浪切洛中即馮翊漆沮水欲以溉田中作而覺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
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
歲之命而為秦建万歲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
注之填閼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注引也閼讀與淤同音於

據切填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於是關中為沃野
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起事襄王王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
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
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
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本未尽之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
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
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趙惠文王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潰橫決也今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於是東郡大
興卒塞之

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帝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奉音捧用切鄃音輸清河之縣也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帝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武帝紀又載元光三年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万救決河起龍淵宮音數斲切

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異時往時也度六月罷計度其功六月而後可罷也度音大各切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万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今之豎標是也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武帝紀又載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番係為河東守姓番名係也番音普安切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更底柱之艱取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陰以下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陰及蒲坂以下地形所只也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渭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索不耕墾者也壖音而緣切民茭牧其中矣茭乾草也謂牧茭草及牧畜產於其中茭音交今溉田之溉而種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雖從自關中而來於渭水運上皆可致之故曰與關中收穀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帝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言所收之直不足償糧之費也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從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越

（人習以水田新至未有業故與之也稍漸也其未多故謂之稍也）

張湯為御史大夫時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褒斜二谷名）御史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抜回遠（抵至也故道屬武都有蛮夷故曰道即今鳳州界也回音胡為切）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為褒水通沔沔斜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抵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帝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万餘頃故惡地（臨晉重泉皆馮翊之縣也洛即漆沮水）誠即得水可令畒十石於是為發卒万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商顏山名也徵音懲也今所謂澄城也商山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頭象人之頸領）岸善崩（洛水岸善推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絶商顏（下流口潰）東至山領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十餘歳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兒寬為左内史武帝元鼎六年寛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以益漑鄭國傍高卬之田（田素不得鄭國之漑灌者也卬為上向也讀曰卬）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寖古浸字）左右内史地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謂郡也挈音若計切）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勿使失時（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

謂俱得水利也縣讀曰徭

元封年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其明年乾封少雨乾音干帝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万人塞瓠子決河於是帝以用事万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湛讀曰沈沈馬及璧以礼水神也令群臣從官自將以下皆負薪填河決寘音大千切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淇園衛之苑也樹竹塞水決口稍稍布插接水之水稍若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為之揵音其偃切帝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盡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下鑿山以填河也已止也言用功多不可早止也吾山平兮鉅野溢瓠子決灌鉅野澤便溢也魚弗鬱兮柏日冬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湧溢穢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日共甚苦也柏讀與迫同弗音佛正道弛兮離常流言河道皆已壞蛟龍騁兮放遠游舊歸川兮神哉沛水還舊道則群害消除神祐滂沛也沛音普大切不封禪兮安知外言不因巡狩封禪而出則不知關外有此水皇謂河公兮何不仁皇武帝也河公何伯也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齧桑邑名為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水維水之綱維也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歌有二章曰河湯湯以下更是其一故云一曰也潺湲激流也湯音傷潺音士連切湲音手權也北渡回兮迅流難迅疾也搴長茭兮湛美玉搴取也茭草也音交一曰茭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閒以塞決河也竹葦絙謂之茭也所以引置上石搴收也絙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也茭字宜從竹搴音騫茭音交又音湛讀曰沈絙音上登切河公許兮薪不屬草燒故薪不足也沈王礼神見許福祐但以薪不屬逮故無功也屬音之欲切薪不屬兮衛人罪陳郡本衛地故言此衛人之罪也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燒草皆盡故曠蕭條然也噫乎歎辭也噫音於期切隤林竹兮揵若菑隤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也若菑者謂重石立之然後以土就損闕也菑亦重取音側其切義與插同宣防

塞兮万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
二渠復禹舊迹而梁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
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
成國湋渠盩厔有灵軹渠武帝穿右扶鳳有成國渠在陳倉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豢龍渠湋音韋谷引諸
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鉅定澤名也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
為溉田各万餘頃它川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也
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白姓也此時無公爵也蓋相呼尊老之称耳復奏穿渠引
涇水首起谷口尾櫟陽谷口即今云陽縣治谷是注渭中袤二百里袤長也音茂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
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舉事為雲決渠為
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於溫可以當糞衣食京
師億万之口此兩渠也
延年齊人也史不得其姓時武帝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
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
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太河上領上領山頭也
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中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
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
下不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壞斷也此功一成万
世大利書奏帝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可迺大禹之所道
也聖利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防後河後
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屯音大門切而隋室分拆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知之甚矣東
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

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無水憂

宣帝地節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直當也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清河之灵縣鳴犢河口也屯氏河絶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傾所聞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能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絶未久其處易浚浚謂治道之其令深也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功用白白於天子也度音大各切遣行親行音下更切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言國家必財役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牛乘濟南風灌四郡三十三縣水居地十五万餘頃深者三丈敗壞官亭室廬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帝

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 大司農名非調也 調均錢穀河決所灌
之郡 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切 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
五百艘 一舡為一艘音先勞切其字宜從木 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餘口河
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命其為使而塞河也延世字長叔揵為資中人 以竹落長四丈大
九圍盛以小石兩舡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帝曰東郡
河決漂流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
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 以卒治河有勞虽執役者迯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
箸音竹取切下云非受平賈為箸外繇其義亦同也 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功日
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関内侯
黄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
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

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見前塞
之易恐慮害不深又審之焉言延世之功反不如焉且水勢各
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
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 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
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耳又云三月桃華水反壞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壞反還也羨音弋繕切游音於庶切 如此
數郡種不得下 種五穀之子也 民人流散盗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
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作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 乘馬姓也乘音
食登切 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極論 壞毀也音怪極窮也 商延
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 商度也 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
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黄金百
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賈音

價

鴻嘉四年揚馬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鐫謂琢鑿之也）帝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是故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湓踊也音普煩切）官亭民舍四万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圖謀也行音下更切）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令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万頃足以價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万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城平東光鬲界中（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城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城平東光屬勃海鬲以為津徒駭者禹治成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皃鬲津言其溢小可鬲以為津而度也鬲與隔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取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經常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隤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且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勸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上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

哀帝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其居業
哀帝初平當為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
隄奏言九河今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決分泄也深川浚治也
無隄防壅塞之文壅讀曰雍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
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明大
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大守舉民吏能者莫有
應書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遺流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畱而治之不以為居
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切度音大各切大川無方水水得入陂障
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音一明切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
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
道道讀曰導導引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
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
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
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盪溢時至而
去則田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水時
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
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
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廼折東與山相屬之欲切居民金
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堤會
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大守賦民以隄

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所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
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內黃北至黎陽為石隄
激使抵東郡東郡平剛（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工歷切）又為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音功奐切）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
河再西三東迫阨如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
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
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万
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辟讀曰闢）
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

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一万万及其大決門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
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
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
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既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
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
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
丈自是東地稍下隄亭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
盛增丈七尺壞黎南陽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門南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踰
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
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

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歩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今礫谿口是也言作門通水流下為害也礫谿即水經所云滎水東過礫谿）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卬音仰）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股之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罷讀曰疲）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經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也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秔謂稻之不粘者也音庚）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疲（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渠通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閼所以壅水音一曷切）以廣溉灌歲增加多至三万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

關並平陵人為長水校尉（並字子陽才智通達）王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乃決東去元城不憂水

故遂不隄塞奔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並言河決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水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猥多也少稍自索索盡也音先各切雖時易處猶地能為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字仲功習溉灌事也言水性就下行則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溉灌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字子台喜水事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

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漸浸也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北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空猶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縣官而為之作迺兩便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脩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可以斷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又按地理誌云南梁陽有

浪湯渠首受弟東南至入潁過郡四行上百八十里陳畱郡封丘有渠濮百受泲東北至都關入陽里水过郡三行三百三十里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渠是常山郡蒲吾有大白渠會稽郡句章渠水東入海張掖郡鍱得縣有千金鍱音鹿

後漢光武建武初漢王梁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懃懼上書骨乃下詔以梁為濟南太守張純乞骸為大司建武二十四年請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

明帝永明十四年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汴渠即浪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在滎陽山北二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号金隄成帝喜中所作也十五年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漭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他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溉渠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壞墳故薦嘉王潔牲以礼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民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王景者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諸詔與諸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渠壞未得脩建武十年楊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壞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

难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壅塞今家居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弥廣而水門故旧處河中兗預百姓怨歎以為縣官常典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常修浚儀渠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万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山阜破砥績直截清澗防遏衝要踈決壅塞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

漏之患雖景減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旧制（成帝時河決大壞凡監青徐兗豫四川畧偏乃以校尉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輔掾屬為之）景由是知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監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者賜車馬縑錢二千和帝永元年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令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吏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為煩擾將欲行其罰

安帝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西門豹為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臣欽若等按漢書溝洫志云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此云豹分漳水為之渠未祥熟）二月辛酉詔三輔河內東止黨趙国

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道以溉公私田疇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渠瀆溉灌渠官私田（昔智伯過晋水以灌晋陽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也其瀆乗東北入晋陽城以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所脩瀆渠即謂此）

灵帝熹平四年六月遣守宮令之塩監穿渠於民興利（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塩城監也）

獻帝建安七年正月曹公至浚儀治雎陽渠

十一年八月三郡烏丸数入塞為害曹公将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狐）名平虜渠従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魏文帝黄初六年通討虜渠（臣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明帝青龍元年司馬宣王開成國自東倉至魏里築臨晋陝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止始初宣王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大佃於淮北復以滅賊之要在放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頴之南北京師農官屯連屬（鄧艾傳又載宣王督諸将呉伐将諸葛恪樊其積聚恪棄城随走宣王因欲廣田積穀為兼併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頃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開河以引水洸灌大積軍粮又漕運之道乃著済河論以諭其指遂北臨淮水自鍾难而南横石以為尽此水四百余里五里一営又六十六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隸大治諸陂於隸南隸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棲自壽春到師京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属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臣欽若等曰開渠史不書月）

賈逵為豫州南與呉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

二百余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吳景帝永安三年三月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薛瑩為選曹尚書領太子少傅時何定議建鑿亞谿以通江淮後王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

晉武帝泰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

臣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孔愉為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余頃皆成良業

毛穆之為桓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文水會于濟川

前秦苻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万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隄通渠引瀆以溉舄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宋世祖鎮襄陽以劉秀之為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田數千頃堰久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田是大豐

南齊沈瑀為楊州部傳後事刺史始安王遙光令瑀專知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門四洪斷行客新作三日立辦楊州書佐私詐行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帰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

梁高祖天監四年二月遣衛尉陽公則率宿衛兵塞洛口

十三年作浮山堰王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普通六年伍月築宿預堰又修曹公堰於濟東陰

大通二年二月築寒山堰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六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九十七

邦計部十五

河渠第二

後魏大武太平真君伍年征南將軍刁雍表曰

臣蒙寵出鎮奉辝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實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民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畧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兩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

作溉田大渠廣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前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隤頹渠溉高懸水不可得雖復諸處案旧引水水亦难求艾山北河中有洲渚分為二西高渠之北八里河之下伍里平地鑿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修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渠得成訖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令求從小河東南岸邪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之水尽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万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鄉憂國愛民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剋就為功河必限其數也有何以便國利民者動静以聞臣欽曰等曰史不書月

孝閔太和十二年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関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

楊椿宣武時為都官尚書監修白溝隄堰

鄭楷正始中為左中郎将時冀定数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万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莫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難衆庶斯饉帝乙罰己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嶮用此以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壅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華壤膏腴变為冩鹵菽夛

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飡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撫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耀自北定冀水潦無歲不飢瀛川河平年氾濫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哂之茲地荒蕪臣實為耻不揆愚瞽輙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准古法皆修旧隄河者河决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还旧迹十数年間户口豐衍又决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数州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灵鳴水田一路往西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量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之所致也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沃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燒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可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别使案檢分部是非職勝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劳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論淮江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唯用舟艫南畝畜畲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為饑色黔首罕

有飢頽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兹豐稔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屡想王李夙宵不寐言稔皇家愚誠丹款實希孝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詔曰頃年水旱為患庶民阻飢靜言念之㝱不遑食覧此事條深恊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多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揩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裴延儁孝明時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不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万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

崔亮為雍州刺史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東魏孝靜興和三年十月發夫伍百萬人築漳堰三十伍日罷

北齊陽裴魏興和中為延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裴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

斛律羡為幽州道行臺僕射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輸省用公私獲利焉

後周賀蘭祥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修造冨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用旣畢民獲其利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以廣溉灌

隋高祖開皇二年三月開河渠引杜陽水於三畤原以李詢為

都官尚書領太僕元暉督其役溉瀉鹵之地數千頃
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万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渭川反無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告勞朕君臨區寓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所愍之故東發潼關西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就成可易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万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泝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万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勞然不有暫勞能安永逸宣告人民知朕意焉初帝每憂轉運不給柱國于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帝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又命郭衍為開漕渠大監與于文愷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臣欽若等曰即長安城也北東至於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曰富民渠
五年九月改絕陂曰桂陂灞水曰滋水
七年四月於陽州開山陽以通運漕
十五年六月詔鑿底柱
盧賁為懷州刺史決沁水之東注名曰和民渠又派入温縣名温潤渠以溉舄鹵民賴其利
煬帝以仁壽四年七月即位十一月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于上洛以

致関防
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万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通于淮海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閻毗為起部郎煬帝将典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
唐高祖武徳六年寧民令顏旭開渠引南山水入京城至石門谷有溫泉湧出
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門引黄河漑灌六千餘頃
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州開五節堰引川以通漕詔許之
高宗永徽元年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頂奏聞之引魚塩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舟通得操利直達滄海魚塩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徳滂被大頂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内無復水災
楚王灵龜永徽中為魏州刺史開永濟渠入新市控引商旅百姓利之
裴行方永徽中為檢校幽州都督引瀘溝水廣開稲田数千頃百姓賴以豊給
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京故城
則天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徳方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

中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蘇州之北漲水為溝以備契州之冠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粮

玄宗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運不通傑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為以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八年九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鈌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須職大農首開渠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旧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手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初寒將申勸恤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弥望畝畝連屬由来榛棘之所遍為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関輔致畝金之閏本營此地欲平人緣百姓未閑三農虚棄以官令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来召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田熟如同州有貧不欠地之户自辦工力能營種者准数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光禄大夫賜帛三百疋

十年六月慱州黃河隄壞湍湃洋溢不可禁止詔慱州刺史李畬冀州刺史裴子畬趙州刺史柳儒乘傳旁午分理兼命按察使蕭嵩總其事

十五年正月令將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特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旧汴河口於下流榮澤界開梁公堰

置斗門以通淮汴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决旧河口旬日而畢

十六年正月以魏州刺史宇文融兼檢校汴州刺史依前充河南北溝渠隄堰沙九河使融上請言禹貢九河旧道與役甚多事竟不就

二十七年河南採訪史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諸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江縣至楚州淮陽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即停廢却由旧河

二十八年九月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橋

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浚急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爲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寶元年命陝州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門置潭於西市西街以貯材木

二年三月帝幸望春亭觀新潭會郡臣張樂既暮還宮帝覩舟檝之利甚勤乃詔曰古之善政貴於足食將欲富國必先利人朕於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輸轉未免艱辛故致此潭以通漕運万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懷於永圖求豈苟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於有功則惟常典宜特與

三品及三品京宮兼大守共判官等即量與改轉仍委常堅具名録奏應役人夫各酧庸直兼放今年地税且啓運初畢舟檝已通其押運綱既涉速途又能先至各賜一中上考船夫等共賜錢二千貫以宴樂

三載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豊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通渠會於漕渠

代宗廣德二年三月以太子賓客劉晏兼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淮江已來轉運使仍與河南副元帥計議開決河

永泰二年九月帝御安福門樓觀新開漕渠初京兆尹黎幹以京城木炭價重其以利便陳於帝前請自南山谷口鑿渠通于城内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門于苑闊八尺深一丈以運木炭至是幹潛貯舸船檝師以為水戲與悦於帝久之竟無成功

大暦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曰臣得畿内百姓連狀陳涇水為碾磑擁隔不得溉田請決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水道以溉陸田收數倍之利從之乃詔發使檢覆不許碾磑防農幹又奏請於六門堰許之

十三年正月壞京畿白渠磑八十餘所以防奪農業也帝思致理之本務於養人以田農者生民之原苦於不足碾磑者興利之業主於并兼遂發使行其損益之田畝以為正渠無害支渠有損乃命府縣凡支渠磑一切罷之先是大暦初李栖筠為工

部侍郎時閲中沃野千里旧資鄭都白二渠為豪家貴戚壅隔
上流置私碾百餘所以收末利農夫所得十奪六七栖筠舉奏
其弊悉毀拆之人大賴焉公望充積又一云帝以是年有詔毀除
白渠水支流碾磑以防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磑兩輪所司未敢
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主曰吾行此詔盖為蒼生尓豈不
識我意即可為衆率先公主即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磑八十餘
所皆毀之
德宗建元元年正月浚豊州之陵陽渠時陽炎為相議開陵陽
渠發京畿人於西域就役閭里騷擾炎不習邊事請於豊州屯
田人頗苦之時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曉其術利害乃具五
城旧屯及兵募蒼儲等数奏曰案旧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壹

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盖功力不
及因致荒廢今若廢兩京閲輔人於豊州浚渠營田徒擾兆庶
必無其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内園植稲明之上秦地膏腴田
稱第一其内園丁皆京兆人於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然
每人月給錢八千粮食在外内園使猶就募不奏令府司集事
計一丁歲當錢九十六千米七斛二㪷計就丁三百每歲合給
錢二万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歲終耶獲幾何
臣計所得不補所費况二千餘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其
糧糓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又每人須給錢六十三千米七斛
二㪷私出資費数又倍之攄所收必登本而閲輔之人不免流
散是虚幾甸而無益軍儲與天寳已前屯田事殊臣至愚不敢

不熟計惟當省察蹤奏不報郢又上奏曰伏以五城旧屯其数至廣臣前已挾名聞奏訖其五城軍士若以今日所運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至冬輸之又以所送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冬令據時估輸穀如即関輔免於徵發五城豊厚力能闢田也之浚渠十倍之利也時炎方用事郢議不省率聞陵陽渠而竟弃之

貞元七年八月下州開延化渠鳥水入庫抜澤溉田二百餘頃

十三年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入至太清宮前

于頔貞元中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湖南朝蹤鑿溉田三千頃歳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歳獲秔稲蒲魚之利人頼以濟之

李景畧貞元中為豊州刺史西受降城使鑿感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塩鐵使李巽奏江淮堰埭頃年李錡在浙西奏属本道今請却帰本司從之

六月巽又上言江淮公私堰埭因循權置者二十二所並罷之

六年伍月京兆府奏准勅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洨渠功并造斗門及買渠地價請官中與磑户分出

八年三月常州刺史孟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伍月以神策軍士修城南之洨渠

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淮詔開衛州黎陽縣右黄河道

從鄭滑觀察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歲多水災其城西河去黄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壊城郭水及羊馬之半平詢諸將吏得古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上聞詔許之乃以鄭滑兩郡徵役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引舊河以注新河滑人遂無水患詔褒美平仍加弘正泰官以獎監作之功焉

是月鹽鐵使王播進供陳許琵琶溝年三運圖先是中官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郾城下比潁口水運千里而近及帝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船勝三百石者皆得入潁十四年伍月御史臺奏據山南東南東道觀察使孟簡狀奏稱得復州刺史許志雍狀請於復州郢州界内修築鄭敬古堤蕪塞斷鸕鷀港壅截界水開地有利於當道又據荊南觀察使裴武奏稱山南東道築隄塞鸕鷀港有害於當道勅江漢分流各有港路兩界但合論此不合勞人築隄令水潦為虞則慮先及低下其鸕鷀港宜令孟簡即與決開其師子港塞來年月深吏委兩道計會詳尽本末事理

李聽元和末為靈武節度使境有光禄渠廢塞歲久將屯田詔聽復開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穆宗長慶二年八月鹽鐵轉運使王播進新開潁口圖一軸

温造長慶中自起居舍人出為朗州刺史至則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名渠曰右史渠

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河陽節度使崔弘禮上言於奏渠下闢
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万斛從寶曆二年减去度支所給数
二年正月盐鐵轉運使上言揚州城内管河通江淮漕運或時
遇淖淺即行李艱難舳艫接連擁積成弊動經旬朔不及程限
非唯供輸是憂兼亦商旅难濟今請從羅城南閶門右七里港
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長一十九里其所役
工價並於當使方圓羨餘支遣從之
七月勅鄠縣羡陂宜令尚食使收管不得令雜入採補其水任
百姓溉灌平原等三鄉稻田仍令勿奪碾磑之用
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令中使付京兆府宣令修高陵界白渠斗
門任百姓取水溉田

十一月京兆府奏准御史中丞温造等修醴泉富平等七縣渠
堰斗門等准貞元初以京兆少尹郭隆充渠堰使於涇陽縣衆
善等置院往来勾當今請差少尹帝文恪充渠堰使使令自揀
擇清强官三人專令巡檢修造從之
二年閏三月京兆府奏准内出樣造水車訖時鄭白渠既役又
命江南徵造水車匠帝於禁中親指準乃分賜畿内諸縣令後
依樣制造以廣溉種
四年十二月盐鐵轉運使王准奏請開揚州南郭外七里港别
為河以通漕運及商賈舟船東北至禪智寺橋東四里復與河
合約長十九里用功十 五萬從之
五年六月己卯陳許節度使高瑀奏修築許州繞城水隄及開

渠溝周迴一百八十里畢工
王起大和中鎮襄陽修隄淇堰以灌田一境利之
僖宗光啓元年三月詔曰食乃人天農爲國本兵荒益久漕輓不通而關中鄭白兩渠古今同利四万頃沃饒之業億兆人依食之源比者權豪競相占奪堰高硙下足明棄水之由稻侵陸澆乃是廻田之害今因流散尚可經營宜委京兆尹選強幹僚屬巡行鄉里遂便相度兼利公私或署職特置使名假之權寵或立田遞升科級許免征徭因務勸分兾能兼蓄亦宜速具聞奏
梁大祖開平二年春正月荆州奏開水白河此河还澆州郭以道大江近年壅塞舟檝不通是時踈之頗爲民便運漕商賈之利復如曩歲
後唐莊宗同光貳年四月癸酉蔡州朱勍奏開淘洛河到故洛城七月甲辰右監門衛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士修酸棗縣堤連年河水溺曹濮故也
三年正月壬子青州符習兼明左役徒修酸棗縣苑堤初僞廷決此堤引河水東注至於鄆濮以限我軍自是民罹水患帝先遣婁繼英領諸軍修塞㬎而復壞乃命習以濟厥功
二月洛京奏朱啟修築月波隄畢功引水入新開河
三月己亥西京奏制置三白渠起置營田務一十三壬寅符習奏修苑堤水口畢
七月丁未鄴都副留守張憲奏御河漲溢慮漂溺城池已於石

灰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

四年七月乙卯汴河州孔循奏汴河汎漲恐漂沒城河已於城西誠東權開濠口引水入古河

五年正月租庸司奏鄴都差夫一萬五千於衛州界修河堤又於宋州創斗門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陳州奏開潁河

四年十二月庚申修洛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将軍李丞約祭之

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

長興三年三月幽州奏重開府東南河路一百五十里闊九十步以通漕運

五月幽州進呈郢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

四年二月辛酉濮州進修堤圖備載沿河地里名帝指示行臺岩麻口岩徳勝南北城鐵丘帝愀然興嘆曰吾佐先朝定天下於此堤塢間大小数百戰時事如作奄忽十年遽閲此圖令人悲嘆又指一丘阜曰此吾擐甲之壘也

是年四月靈武奏開渠白河引黄河水入大城灌漑田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河中言取去秋草七千圍堰塞堤堰

晋高祖天福二年九月判詳定院梁文矩奏以前汴州陽武縣主簿左墀進策十七條可行者有四其一請於黃河夾岸防秋水暴漲差上戶充堤長一年一替委本縣令十日一巡如法弱

處不早處官旋令修補致臨時偷安決有害秋苗既失王租俱為墮事堤長處死縣令勒停勅曰修葺河岸河獲田農每歲差堤長檢巡深為濟要逐旬遣縣令着行稍恐煩勞堤長可差縣令宜止

三年二月楊光遠進黄河衝注水勢圖

六年九月前鄴都皇城使張延美進表陳利便請開淘相州界天平渠通濟運從之仍委自往計度

七年三月己未宋州節度安彥威奏到滑州修河堤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軍民自豕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鄆曹濮賴之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

四月詔曰近年以來大河頻決漂溢人户妨廢農桑言念蒸黎因茲凋弊凡居牧守皆委山河既在封巡所宜專切起今後宜令沿河廣晋開封府尹逐處觀察防禦使刺史等並兼河堤使名額任便差選職員分擘勾當有堤堰薄怯水勢衝注處預先計度不得臨時失於防護

漢隱帝乾祐二年有補闕盧振上言臣伏汴河兩岸堤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管沿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立斗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沫患漂之旱年獲澆溉之饒庶幾編甿差免勞役

三年遣前棣州刺史周景發河陰淘抒汴口又令鄭州頭引郭西水入中年渠以增蔡水漕運

李欽為司勳員外郎是年欽明言臣伏以百姓轉食餽運舟車之利苦樂相懸臣竊見蔡水常有漕運多是括修借舟船破弱者弃在水邉不許葺理又不給付以臣愚見乞容陳許蔡三州人户制造船舟不用括取以備差顧水路可至合流鎮及陳州蔡水便及水匱十數里水小岸狹或時乾淺臣伏請問決汴水北定力禅院一半并巷穿大城向南至斗門可費三五千工自水匱蔡水務繞五六里水勢便於開決陳蔡漕運必倍常年私下往来更豐財貨此之利便實益轉輸

故從之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辛未詔樞密使王浚巡視河堤浚請行

三月澶州言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堤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隔絶村鄉人户今觀城在河北隔三村在河南今臨黃在河南隔八村在河北官吏節級徵督賦租取路於州橋廷曲僅數百里每事多違程限其兩縣所隔村鄉擬廻換管係所兾使於徵督候堙補堤岸河流復故兩縣仍旧收管從之五月遣客省副使齊藏珍等三人檢視魚池常樂驛原武河堤六月鄭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隄宿州言遣虎捷相王

八月淄州臨河鎮淄水決鄒平長山人四千堙塞是月河陰新堤壞三百步遣中使于瓚往相度修貼

何徽率往灵河修堤

九月滑州白重賛言臣自部署堙塞六名鎮河堤

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令宰臣李穀往鄆斉管内相度修

築河堤

二年三月壬午李穀治河堤廻見先是河水自楊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為派者十有二焉復匯為大澤漫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涯壞民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工者帝嗟東民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万三十日而罷

四年四月詔疏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於齐至是齊魯之舟檝亦達於京師矣

五年三月世宗在淮南命濬汴口導其流而達於淮汴河自唐室之季為淮賊所决自埇橋東南悉匯為污澤帝於二年冬將議南征即詔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發其部内丁夫因其古堤疏而導之東至於泗上是時人皆竊議以為無益惟帝不然之曰二三年後當知其利矣至是果符聖慮繇是江淮舟檝果達於京師万世之利其斯之謂乎

十二月戊寅以工部郎中何幼冲為司勳郎中充關西渠堰使仍命於雍耀之間疏涇水以溉稻田

六年正月甲子命侍衛都虞候韓通往河陰按行河堤

二月丙子朔命樞密使王朴往河陰縣按行河隄及修汴口水門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以濬汴河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道汴水入於蔡河又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濬五丈河分

遣使臣發畿內及滑亳等州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八

邦計部

漕運

昔周官挈畚以令粮振楚師旅而同食自雍及絳汎舟之役是輿率鍾致石負海輸攸出蓋漕運之舉旧矣利害之論詳矣若乃京師大衆之所聚万旅百官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於奉辭伐叛調兵乘鄣或約齎以深入或贏粮而景從曷嘗不漕引而致羨儲飛輓而資宿飽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事至於成敗之殊致劳逸之異宜亦開卷而可見也

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秦始皇欲攻匈奴運粮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漢高祖初興接秦之獘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運関東粟以給中都官歳不過數十万石

蕭何初為漢王丞相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関中輒以便宜施行関中書計户口轉漕給軍

孝文帝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發徵至而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使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来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万人千里負擔饋粮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万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劳

元光中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関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易漕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万余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関中之穀地得帝以為然令齊人

水工徐伯表發卒數万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係河東守番言漕從山東西歲百余万石更底柱之艱敗亡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矣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帝以為然發卒數万人作渠田数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事下御史大夫張湯ヽ問之言抵蜀從古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ヽ斜通渭皆可以行船漕ヽ從南陽上沔入褒ヽ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帝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万人作褒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湍石不可漕

桑弘羊治粟都尉領大農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石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滿邊余穀除諸軍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帝（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卒三倍太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

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迺出大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万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二万万余（万万意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工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听漕事果便

元康中烏孫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息夫躬哀帝時為光祿大夫言秦開鄭渠以富國強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至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乃止

後漢光武南定河南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監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屬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轉以給軍士及光武上尊號即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轉輸前後不絕（驪駕併駕也輦車挽行也）尚書升斗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

來歙為中郎將光武詔使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

冊府元龜

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資積良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新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粮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万斛驢四百頭負馱）

張純建武五年拜大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陽部督委輸（督促委輸轉運也）純為大司空上牙楊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

王霸為上谷太守建武十三年霸陳委轉輸河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運都縣南又東過荊州縣北益適以運漕也）以省轉輸之勞事皆施行

朱茂屯田晉陽以驢車轉運

明帝時鄧訓為郎中理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穀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陽腸阪是也）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至章帝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謂曲者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帝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車歲省費億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安帝永初七年調濱縣穀輸敖倉（詩曰薄狩放敖即此地秦於此築太倉赤曰敖吏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北東觀記曰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万斛送倉敖）

虞詡為武郡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車具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舟谷自沮至下辨（沮及下辨並縣名沮今興州州縣也下辨今成州同谷縣也）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水開漕船道（續漢書曰下辨東三十余里有狹中

當水泉生六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溺秣稼壞宮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摧裂因鐫去石遂无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中運通利歲省四千餘万

魏太祖将征烏丸蹋頓患軍粮难致魏郡太守董昭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

齊王正始肆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頼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兴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大害艾所建也

蜀後主建兴九年諸葛亮復出祁山始以木運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黄沙作流馬木牛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粮進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十二年冬亮悉大衆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晋宣帝初為魏大尉都督雍州魏明帝青龍三年関東飢帝運長安粟伍百万斛輸于京師

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杜預鎮荆州以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数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州寔為險固荆蛮之所恃巴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陳敏廬江人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簒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虚敏建議曰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時将欲腐取而不漕運以濟中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

淀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始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冦抄漕運不継發王公以下千余丁各
運米六斛
穆帝升平三年三月甲辰詔以此年出運粮軍不継王公已下
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
哀帝隆和元年八月西中郎将袁真進淮次汝南運米五万斛
以饋洛陽
海西公太和四年桓温北伐軍次胡陸攻慕容冲獲之次金鄉
時元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
桓冲孝武時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軍士冲到江陵詔以
荊州水旱飢荒又冲新移草創嵗運米三十万斛以供軍資湏
年豊乃止
謝玄為前鋒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險澁粮運艱难用都護
聞人奭謀堰呂梁樹柵立七埭為派雍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
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
減文咸安元年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
石季龍謀伐昌黎遣度僚曹伐将青州之衆渡海度蹋頓城無
水而还因戍于海島運谷二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
谷三十万斛詣高麗李危将討慕容既具船萬艘自河達海運
谷豆千百万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
梁高祖初率義師鄭紹叔為驍騎将軍淀東下江州留紹叔監

州事督江湘二州粮運無闕乏
沈瑀為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軍國獲
濟高祖以為能迁尚書駕部兼右丞
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詔曰自喪乱以来十有載編戶凋亡万
不遺一中原氓庶盖亡無幾頃者寇难仍接竿斂繁多且興師
已来千金日費府庫虚竭杼軸歳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备念
元悪克殄八表已康兵戎靜戢息肩方在思彼餘黎陶此寬賦
令歳貢軍粮運減三分之一尚書申下四方称朕哀務之意後
魏太武始光二年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太
平真君七年征南将軍薄骨律鎮将刁雍表曰奉詔高下安定
統萬及萬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乗運屯穀五十万斛付沃野

鎮以供軍粮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来往猶以為
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至沙深多致滞陷又穀在河西轉
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十乗運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
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險阻難可全至一歳不過二運伍十万
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
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歳乃得一至猶彌國有儲
粮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每二艘為
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水行
一運二十万斛方舟順流百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運到六
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万斛計用人功輕
於車運十倍有余不費牛力又不費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

冬即成省民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喜甚美非但一運自可
永以為式令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為船
上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
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自徐揚內時之後乃征經畧江淮於是
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
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令少平石門白馬津漳水黑水
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四閣每軍國有須應車漕引自此
費後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常農
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
道險人疲費公私畧計華州一車官酧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
私人雇貫布八十匹可東一車官酧絹伍匹二丈別有私人雇
貫布五什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迫應不減此今求
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舫不勞硬採計船一艘脊十三車車取
三匹各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
賸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相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
私人雇貫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二匹准其私雇一車
有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奉七百石准其雇
貫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復理雜事
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後須鋸材人工并削船
㳂依工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分州不過百里華州
去河不過六十並令計程依舊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彼
其陸路從彼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
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称令校薛欽之說雖即驗未
彰而諸況甚善所云以船伐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
為闕彼城防無容全衣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
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剛典各受祖調於所
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具守護粟帛上船之日
隨運至京師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
司輸京之時听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休必便量上數下謹
其受入自餘一知其利計底柱之难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
其功然後陳便利無容輒拟若効充其說則附例酧庸如其不
驗微慎所損令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拆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
須如夢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船檝所通遠近必
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関冲之漕
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况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
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來衛史謀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
古倫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請諸通水之
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伍百三十里車運水之次計較利饒猶
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與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每年年
調悉用舟檝若船數有闕且假賃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
先未通流宜檢行閑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

召匪多為孟賓廣一尒蹔劳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
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絶欽
之所利閞西而已若檝内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輙忝量備如
前計庶徵召有感劳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清泚通流即求
其開廣修等項或有其古迹仍在者或亦有其舊事而可因者
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疎通減訖此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從
之而不能
行者也

尉元獻文時為鎮南大将軍援徐州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
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兖四州取粟張永所棄船九百艘臣欽若等曰張永宋将也攻彭城力屈弃船而走泌河運致可以濟救新人獻文從之

孝文太和七年正月詔青齊兖東徐四州之民運食粟肆拾萬
石送瑕丘琅邪復租筭一年

崔亮孝明時為度支尚書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頼焉

張普惠為尚書左丞先是仇他興武郡凶數反西垂郡戍租運
久絶孝明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涇雍
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往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
付諸戍其所部将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
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
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栅相繼而進運
租車驢隨機輸轉别遣中散大夫封荅尉喻南秦貟外常侍楊
公熈宣劳東益氏民泰時南氏豪吴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刼公
熈既東益州剌氏魏子建密與普魏書言公熈舊是蕃國之裔
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隂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熈令
赴南秦公熈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吴富同逆又望自說鄉
里紛勤郡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吴富等

果協東營公憮所潛遣也後吳冨雖為左右殺而徒黨猶盛秦所綰武都階祖頗得達東盂群氏先以欵順胡廣業仇鳩河也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盂十万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虛檝咸恨普惠經畧不廣事訖普惠拜表奏劾公憮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淮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今陸軍縣邵州今絳群垣縣餘並今郡也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東倉衛陜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常瓚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肆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年者免其征伐其後以渭水多流沙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永興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運轉通利關內賴之時兵部尚書蘇孝慈督其役渠成帝善之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入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五年於西之地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其地並在今渭源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謫天下罪人配為庶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

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

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粮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

唐高祖武德初李襲譽攝大府少卿太宗東討王充以襲譽攝

潞州總管委之轉運以餽大軍

二月閏二月太府少卿李襲譽運歛南之米以實京師

八月揚州都督李靖運江淮之米以實洛陽

劉贍初仕隋太原縣長遇義兵起高祖為將軍諮議尋以本官

領河西通守高祖之圍宋老生也贍督餽運義兵賴之

党仁弘高祖起義兵為左侯將軍檢校陝州總管鎮陝州城及

大軍東討王充仁弘轉餉不絶

太宗貞觀十七年時征遼東先遣太常卿韋挺於河北諸州徵

軍粮貯於營州又令太僕少卿蕭銳於河南道諸州轉粮入海至

十八年十月銳奏稱海中古大夫城西去黃縣二十三里北去

高麗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島接連貯納軍粮此為便乞詔

從之於是自河南道轉運米糒水陸相繼渡海軍粮皆貯此城

二十二年七月開斜谷道水路入渭運米以至京師

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

船栰至京師故城京故城即今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也

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

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

功力雖勞倉貯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

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

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河入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七月始

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個月待河水小始
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閙船載停滞備極艱辛計從
江南至東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
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
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原置武牢倉江南
船不入黄河即於倉内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黄河不入漕洛
即於倉内安置爰及河陽倉内柏崖太原永豐倉渭南倉節級
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滞遠船
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便利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
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軋所減脚
錢更運江淮变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数年之外倉
廪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湿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
变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
尹京師雨水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惟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
務小有飢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廵百
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
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関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
事無不濟人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万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
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
之際禄廪数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車
駕少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陜洛漕運数倍於前
支猶不及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劳皆為憂

人而行豈是故欵来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粮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回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迴運十数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万臣嘗任濟定冀等

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関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帝大悅尋以耀卿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来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使於是始至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至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大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大原倉浮渭以實関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万貫耀卿罷相後緣北運險澁頗有欺隱議者言其不便又停廢

二十五年六月詔曰河東陝運兩使每年常運一百八十万石

米送京近已減八十万石訖令據太倉米數支計有餘務在息
人不欲劳弊其今年所運一百万石亦宜停廢
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
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四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
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難險旋即停
廢却由舊河
二十九年陜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浚急於其北鑿石渠
通運船為漫流河汎旋填沒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寶三載左常侍兼陜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
通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
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於漕渠每夏大雨輙皆填淤大曆之後漸不通舟初堅為）
長安令以幹濟稱天寶元年擢為陜郡太守稱水陸運使堅以
漕運通於京師歲益鉅萬乃召水工審地脉於咸陽擁渭水作
興城堰截灞滻並謂而東至潼関永豐倉下與渭合遂於苑東
望春樓下穿潭以通舟檝既成帝親幸望春樓樂宴群臣堅素
備山東船數百艘於潭側每船皆標榜曰某郡船中悉貯本郡
貨物連亘數里觀者如堵帝甚歡下詔曰万代之利一朝而成
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劳宜物
特於三品仍改授三品官判官已下節級酬奬所役人夫酬庸
外放一年地稅賜其潭以廣運為名堅遂加銀青光禄大夫左
常侍其陜都郡太守水陸運及江淮租庸轉運使並如故
十四年八月制曰所運粮儲本資國用大倉今既餘羨江淮轉

輸艱勞務在從宜何必舊數具來載水陸運入京宜並停廢
肅宗時劉晏領東郡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塩鐵使時
新承大兵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常至貫價宮厨無兼時之
積禁營軍之食畿縣百姓挼穗以供之晏受命以轉輸為已任
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遺宰相元載曰浮于淮
泗達于汴入于淮西至于底柱夾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
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訪相公始終故
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
知驅馬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
堰分黄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象河廟凛然如
生涉滎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渾衡桂陽
必多積穀今關輔汲汲只縁兵粮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
波挂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
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破膽三河流
離者於此請命相公輔戴明主為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
也使僕湔洗瑕穢率慶愚儒平當經議論精護河隄貞勤其官
不辞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為計相共五
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苦使江湖米来每年一二
十万即頃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
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屋從此茲多受命之日引海陵
之倉衣食洛鞏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侯有在邊者諸戎有
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継陳紅粒雲帆掛檝輸納帝鄉軍

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華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来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歲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陜凋殘東周尤甚過宣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游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脫輻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輿足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池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安茭決沮於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須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水岸善隳後夫需於沙津吏旋淤濘千里回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水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宂囊橐夾河為藪豺狼闉闍舟行所經寇亦来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亦宜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志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来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不通願荷插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冊誠未剋漕引多虞屛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千万石以卜濟關中

代宗大曆末李芃為陳州刺史開陳穎路以通漕輓

德宗建中末王紹為常州從事包佶領租庸盐鐵亦以詔為判

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將移運路自潁入汴紹
奉表佶詣闕屬德宗西幸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
洋州以赴行在德宗親勞苦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
裘紹俯伏涕泣奏曰包佶令臣間道進奉數約五十万帝曰道
路回遠輕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督徑至帝
深賴焉

貞元二年正月詔浙江東西支今年入運送上都米七十五万
石更于本道兩稅折納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
道先支米並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處置般運數内送一百
万石至東渭橋輸納餘賑給河北等諸軍及行運粮科其淮南
及濠壽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並委淮南節度使杜亞勾當般
運數内送二十万石至東渭橋餘支充諸軍行營粮料天下兩
稅錢物並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揀選官典送上都其應定
色自程限脚價錢物委度支商量條件聞奏諸道水陸運使及
度支巡院江淮轉運等使宜並停其巡院職掌官典姓名所請
俸料委度支勘責分折聞奏諸道塩鐵榷酒等事委元琇有鐵
塩事處每道置巡院令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巡
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並分付觀
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少者聞奏時崔
造專政大改易錢穀司事故累有詔令事多隳敗造尋以憂疾
歸

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使奏來年江淮轉運米等比年自楊子

運米送上都皆分配緣路觀察司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為
勤勞伏以京西屯軍儲蓄是切今請當使諸院悉自調差綱節
級般運冀得省便必應程限期從之
八年五月以都官郎中鄭克鈞為靈夏二州運粮使吐蕃之圍
靈州軍食絶及吐蕃稍却鈞自夏州以牛馬雜運米陸萬餘斛
灵州度支又於勝州沂河運雲朔米万餘斛是秋雲有年粟稻
數萬斛人心傾固
十三年判度支蘇弁奏嶺南行綱送錢物數滿二万貫無損折
者即依舊勅例與改官
十五年三月詔令江淮轉運米每年宜運二百万石已來雖有
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万石

憲宗元和初李巽為度支轉運使舊制每歳運江淮米五十万
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
六年四月諫議大夫裴勘為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
諸道轉運使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万石到東渭橋臣受
任日近欠闕数多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
十三年十二月始置淮頴水運使運楊子等諸院米自淮陰泝
陳州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溵河又三百里輸于堰城得米
五十万石附之以茭一千五百万束計其功省汴運七万六千
貫
敬宗寶暦二年七月勅太倉廣運潭却令宜司農事收管此潭
漕舟止泊之所貞元中詔收為內捕魚池今以耿義陂屬尚食

故以此潭却賜司農寺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詔曰去年以来水損處運漕濮淄青德齊等三道宜各賜米五万石兗海三万石並以入運来在側近者逐便速於般運
開成元年閏五月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城堰舊漕在縣西四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来疏鑿其後堙廢遼請重開導用功亦不多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関三百里内無車輓之勤轅下之牛尽得歸農耕永利秦中李固言自王崖已曽奏開漕之利利秦中實多但恐今非其時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顧七月度支奏天下兩稅榷酒諸色等錢自江淮諸道送至河陰自河陰轉輸官綱及私脚費計每歲一十七万七千二百有餘貫而官綱欠折私脚破用枚死縶死皆傍及保人遺患妻子至是置群畜縣遞歲減七万七千四百餘貫計一万三千三百乘任緣路百姓隨力畜之取其傭日役一驛運其貨賄輸於泉府通歲無停咎焉而能永去損貨溺人之患
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悰奏水運院舊置在代州開成二年省司以去營田發運公事稍遠遂奏移院振武臣得水運使司空輿狀蕪詢往来之人備言移院不便請依舊却移代州從之
懿宗咸通三年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饑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鎮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澪渠江西造切麵粥以進饋營湘灕泝運功後艰难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

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粮不濟軍期士卒食尽即散此冝深慮臣
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礦石因奏臣弟聽思曽任雷州刺
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
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使可至三五万石至廣州矣又引
刘裕海路進軍破盧循事故執政是之礦石為塩鐵巡官往揚
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伍年五月丁酉詔淮南兩淅海運虜隔舟船訪聞商徒失業頗
甚所由縱捨為弊實深亦有船華貨財委於水次無人看守多
至散亡嗟怨之声盈於道路冝令三道據數舟来石数牒報所
在塩鐵巡院令利雇人海同船分付所司通計載来數足外輒
不得更有隔奪妄称貯備其小河短船至江口使司自有船不
在更取商人之限如官吏妄称有威福必議痛行

梁羅紹威鎮魏慱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唯京師
軍民多如石食盖寡頋於大行伐木下安陽淇門劉船三百艘
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會紹威遘疾
乃止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開河以通
漕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先緣漕運使京師租庸司虜借私船
今既分兵就食停於者運其諸河渡私船並仰却付本主如有
滯留許本主論告

二年九月揚州修魏門倉一百間充貯轉運下峽斛㪷

十一月壬子三司使張延郎奏於洛中預備一二年軍粮儲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閑請差運粮一轉帝然之又云延郎奏勑諸道般粮百石以實洛京

十二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粮百万勞民稍甚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般十万石至汴州仍促諸軍般取家口

三年二月車駕在汴司勳員外郎夏侯晤上言曰諸道轉運北北要實輦下軍儲今聞多是輕齎却至京中糴納請下令禁止

長興元年十月鳳州奏開修唐倉胡田路通鳳翔餽運

二年閏五月三日勑應緣沿河船倉依北面運轉司船般倉例每石於數内與正銷破二勝

三年二月幽州奏重開府東南河路一百五十里闊九十步以通漕運

五月幽州進呈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濶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師往來牵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令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近日例多逃走欲於洛河北岸别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功後欲於諸軍傔人内差借從之尋命奉聖軍都指揮朱洮實開河灣至贍自倉門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㪷

二月癸亥世宗曰今州戍兵舊置汾江發運務差軍鄧兩州人户自備舟船水運粮塩供饋軍食近聞彼民頗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籍所納常賦可以歳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

四年四月詔疏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魯之舟檝皆至京師

六年二月命侍衛軍馬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彦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八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九

邦計部

錢幣

傳曰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虞之允治六府之政修夏之有德九牧之金至即鼓鑄之興其來尚矣其後太公作圜方之法通輕重之權遂行於齊詒謀後世財力雄富遂合諸侯至周景王鑄大錢秦幷天下以弊為二等施及漢室貪宗迭交善哉貢禹之言曰漢家諸鐵官皆置吏卒及徒攻山取銅鐵歳十万人已上以中農計之是七十万人常受飢也鑿地消陰氣之精斬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又使民弃本逐末窮則起為盜賊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禹之論信美矣

然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盖慮下之專利也若吳鄧之錢徧天下耶鄭縱以治鑄成業與王者埒富此豈春秋幅利之旨哉是故居上者有四海之富司生民之命校盈虛而籠餘羡謹法令而懲游惰因時立制為之均節然後知泉布之流通積不涸而藏不竭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而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矣賈生所謂除博禍而致七福其知治体者歟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銀也

周大公立九州圜府法周官太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戢内戢金戢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者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也輕重以銖言漢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泉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宝為金利於刀名錢為刀者以言其利於民也流於泉流行如泉也布於市布於民間束於

冊府元龜

帛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景王時患錢輕将更鑄大錢大于其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單穆曰周大夫單旗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於民民不給将有遠志是離民也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原能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竭亡日矣王其圖之

弗听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贍
不足百姓蒙利焉
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其相孫叔
敖之言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
處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而市復如故
秦始皇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二十兩為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高祖初賜張良金百鎰此尚秦制也上幣者貳等之中黃金為上錢為下銅錢質如周錢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尓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具銀賜之屬為器
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漢高祖初興以為秦錢重难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稽則滯也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亦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畜積群貨使物稽遲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尓踴躍騰一也不當累重言之米至石方萬錢至馬
匹百金
呂太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大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所謂莢錢者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子更鑄莢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
鑄錢令使民放鑄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
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雇租謂雇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
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盈殽謂乱雜也贏余利也言不雜鉛鉄則無利也而肴之甚
微為利甚厚微精妙也言肴雜鉛鉄其術精妙不可覔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夫事有
召衬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者也各

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曰報(報論也)其執不止

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

夫縣以誘民(縣謂開立之)使人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乘也積累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

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錢百枚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若干且設數言也干猶個也謂當如此個數耳而胡廣云當順所求而友之)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用重錢則平有餘不能受也又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之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錢法不立(錢法依之錢也)

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

異用錢文大乱(呵責怒也)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採

銅者日煩(多也)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谷不為多(言皆採銅鑄廢其農業故五谷不多也不為多者言其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奸邪愚民陷而之刑戮

將甚不詳柰何如忽(評平也忽忽忘也)國之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

必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

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

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

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及於耕田三矣銅思歸於上

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

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

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

七矣末業既因農人敦本倉廩實布帛有余則招胡人多東降附故言制吾弃財逐爭其人也弃財者可則逐競也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敗轉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慱
禍臣誠傷之上不聽其後賈山復上書諫以為变先帝法非是
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
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
禁絶不可畜養其後復禁鑄錢云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即就也富埒
天子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吕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
布天下
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行三銖錢新壞四銖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又新鑄作也
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関東貧民徙隴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
萬五千口縣官衣振食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布帛
以足用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弊朝覲以為璧又造銀錫為白金是時富商大賈或滯財
役貧滯停也轉轂百數轂者車也廢車邑居穀於邑也又曰居物于邑中以待貴者也蓋或有
所置廢有所居蓄而居于邑中以乘財用射利也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封居受封邑者謂公王俐侯之
屬也氐首冘俯首也則王公列侯雖有國邑而無余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富商大賈後方以邑而入償之也治
鑄鬻塩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
公卿更議錢弊以贍用而權瀿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
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
元以来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数
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
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白金銀也赤金丹陽

銅也金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面有之一面幕又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也許慎曰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曰民摩錢取屑是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繢繡也繪五采而為之為皮幣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為壁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平半斤之重蓋為三品北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揹之其文龜直三百揹圜而長也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珠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錢金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五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自造金白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四十万人其不廢竟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氐歸也大歸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也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兼并之徒等相為利者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上式百姓終莫分賄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於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奸鑄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所謂子紺錢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元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宝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

亥錢賊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貢工大奸迺盜為之宣元成哀平五世所改之

元帝時都内錢四十万万水衡錢二十五万万少府錢十八万万時御史大夫貢禹言鑄錢採銅一歲十万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

哀帝時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者以為有司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從公卿議者竟坐此策罷

先是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万億云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品四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刀金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經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千

(么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乃為錢貨六品各直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万朱提銀兩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它流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用長尺二寸(用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边緣尺二寸也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兩貝為朋直二百一十六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龜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宝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

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宝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連以錫許愼云健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以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釆金銀銅連錫也)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宝貨元龜為蔡非四名所得居(謂蔡國出大龜也)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慣乱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地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

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相同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收取文無而欲得者官與出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易下係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言貨財辭訟正乃得人不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礼有賒貸周礼全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屬与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国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月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供其所屬吏定價而後与之各以国服事之稅而輕息謂若受園壁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樂語有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于長安及五部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皆為五均師市稱師東市稱西京市稱京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制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灵故曰登皆自古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于司市錢府也

莽建國元年以易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公卿皆持以為舍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五年十一月以犯挾銅炭其者多除其法

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謂有餘也廣八分其

圜好徑二分半（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
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
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並品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
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錢貨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
得復行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
及非沮寳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
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五知而不舉告與同罪
但非沮寳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
郡國檻車鐵瑣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十六七
後漢光武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
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以為未可許事遂寢援還從公府
求得前奏難十餘乃隨牒解釋（東觀計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
言帝從天下賴其利（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又公孫述潛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珠當復好事竊言王莽稱黃述欲既之故所以常曰稱白後五珠漢貨言漢當復天下至光武與除莽貨錢）是時長
安鑄錢多奸巧京兆尹閻興署主簿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
安市（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奸軽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輪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市無奸枉）
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
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
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塩者食之急也
縣官可自買塩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于是事下尚書通議
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伯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

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奸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寮及大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昃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之道也臣復覩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言建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

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变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万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万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四海之憂戚傷天下之難艱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

棲鳥烈火之上水木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頋陛下寛鍥薄之禁後治鑄之役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之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常誦詩至于鴻鴈于野之劳哀勤百堵之事每喟尓長懐中篇而嘆近听征夫飢劳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于此手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彼夫窮匹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背登高遠手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裂中夏魚潰雖萬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犹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春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帝竟不鑄錢

靈帝中平二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移雲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乱錢果流布四海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又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虡以銅為之故賈生上書云懸石鑄鍾虡前書意義曰虡鹿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石也武帝致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似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統置上西門外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置于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灵台及永安侯銅蘭緣作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斛至数百万又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

魏武為相於是罷董卓所鑄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

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

文帝黃初二年三月初復五銖錢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

明帝太和元年四月行五銖錢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是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韓曁為監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為排以次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工力曁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二倍於前在職七年作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蜀先主攺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爾但當鑄值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直設盜鑄之科

吳大帝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帝聞當千錢百姓不以為便九年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昔之鑄為不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既不多由是稍貴

成帝時東土多賊殺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
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荊州刺史庾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
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同濮若之鑄將不可禁
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
以為意廣州夷人寶重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
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
重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谷帛孔琳之議曰洪範
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
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
器各肆其業何當致勤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
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用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之不
費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財致損甚多又勞毀於
商販之手弃耗于割截之用此為之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
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乱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
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後魏石勒僭號鑄豐貨錢時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鼎容四斛
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万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
藏之于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
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三
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九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十九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

邦計部

錢幣第二

宋高祖即位初言事者多以錢幣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散騎常侍范泰奏議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于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愚聞治國若烹小鮮拯弊莫問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有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

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所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居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声不作者良田基本未因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也

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文

二十四年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二十五年罷大錢當兩先是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文帝患之録尚書江夏王議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尚書僕射何尚之議曰伏覽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士存交易豈假多少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而當兩徒虗價者也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然罷息六貨潰乱民泲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久守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

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初相放擬若今卜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或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旣非下走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乱争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吉無慮剪鑿日多以至消尽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士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縦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由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三方建敢不輸尽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為

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鑄久廢兼喪乱累仍糜漂滅何可勝計晋迁河南彊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数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畧開廣声教遐曁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毁滔繁刑雖重禁吏弊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虚懲作四力之民徙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厘改為弊𢑥深斯實親敎之良時通变之加會愚為若以大錢當兩則國雖轉朽之实篆羸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施一令而衆美成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帝從演之誠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至是以公私非便乃罷

孝武孝建元年更鑄四銖錢立錢置鑄錢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帝即位又鑄孝建四銖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僞小商貨不行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八政開入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変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循前貫無復改創年歴既遠喪乱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必將大乏宜應世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刋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照詔可之所鑄錢刑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鈆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人之小稍可為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

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之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中宗放鑄賈誼致議誠以採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為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採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唯新雖優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置內平其准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万税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奸僞自止禁鑄則

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剪革利用於事為益帝下其事公
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
皆入署居平其准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
甚久又多是人士盖不顧入署凡盜鑄為利利在僞雜僞雜既
禁樂入必寡云迎取輪郭藏為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
百姓聞官斂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為之雖制使換狀
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
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
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群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
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
盡事息奸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奸僞已

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然須所患於刑式
不均加以剪鑿又鉛錫衆雜耳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顏
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
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
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爭鑄器
用日耗銅既轉多器亦彌貴設品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
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
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雖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
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于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
之間悉為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為
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

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富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之唯簡費去華設在僉節求贍之道莫此為貴然錢有定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尽者亡應官開取銅之路絶器用之途定其器式日月漸鑄歲久之日可為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上轉難得欲鑄三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将為官藏官庫空虚宜更改鑄天下銅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其乏而民奸巧大興天下之貨靡碎至尽鮮於嚴禁而利深难絶不過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得復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弊漸单日用之費不贍数月雖權徵助何解下乏耶徒使奸民意駛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諠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代乎帝不聽

前廢帝市光元年開百姓鑄錢由是錢貨乱取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数十万錢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貨不行

景和元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摸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来子

明帝即位初禁鵞眼綖環錢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

止

大始二年断新錢専用古錢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春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辞證甚博其
略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貴甚賤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間輿比
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
錢之弊在輕重屢変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重弊盜鑄
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
銅愛工者謂錢無用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
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伍銖錢至宋文帝歷伍百餘年
制制度有廢興而不変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
以為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與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
庫已實國用有餘儲乃量俸禄薄式税則家給民足雖盜鑄新
錢者皆効作剪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
渝迹還新良民弗習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徒失其物盜鑄
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深
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民使嚴断剪鑿小輕破缺無周
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称合銖兩銷以為大計利貧良之
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争衣食
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奸
帝使諸州郡大市銅會晏駕事寢

武帝即位初水旱不時竟陵王子良啓曰泉鑄年遠類多剪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揰革相尋完者為用計不兼兩迴復迋買會非委積縱令小民無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為長安寧須令輸直進遣舊利退容奸利

永明八年廣郡卑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北計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山鑄錢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安南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且蒙山南安一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輕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献蒙山銅片又銅石一片平州截刀一口帝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工費多乃止

梁高祖天監初淮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絫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行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千一百雜錢五銖徑一寸半重四銖文曰五五珠源出於五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銖徑七分半重三錢半文曰五銖源

出稚錢但稱迂異以銖為本耳三吳行之差小於餘錢。又有对
文錢其源未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並謂之男錢亦婦人佩之即
生男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等之錢並不許
用奔利之徒移用轉甚
普通四年十二月罷銅錢鑄鉄錢時人以鐵易得並皆私鑄大
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
計数而唯論貫商旅奸詐因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
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
長錢
中大同元年七月詔曰朝四而暮三衆俎皆喜名實未虧而喜
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錢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
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于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国有異政乃
家有殊俗徒乱王制無益民財令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
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詔下而人不從錢
陌益少至以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
敬帝太平元年三月班下遠近並雜用今古錢
二年四月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銖錢一准十景申復
閉細錢陳高祖永定初承梁乱喪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
兩柱錢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
多鎔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
文帝天加三年改鑄五銖錢初出一當鵝眼之十
宣帝大建十一年七月初用大貨六銖錢一當五銖之十與五

銖並行后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訛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
象遂廢六銖而行伍銖竟至陳亡其領南諸州多以塩米布交
易俱不用錢
後魏之初錢貨無所用孝文始詔天下用錢太和十九年公鑄
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
准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听就
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
宣武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
孝明熈平元年京師及諸州鎮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至商
貨不通貿遷頗隔尚書令任城王登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
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群生奉順德天
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
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修之因以霸
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易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於
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
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畱心叙制后
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
因其所宜順而制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師之四而不入徐揚
之市土貨既殊貨鬻亦異便于京邑之邦者則碍於兗豫之域
致使貧民有至困之切王道貽隔貨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
斷天下用錢不依准式者時被勑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

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宜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鵝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所造五銖設有舊制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卹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代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易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行庶整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亦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于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三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上旨勑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常模寧可專貿于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西京北役內外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雜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泉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鏹相屬不假斛斗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州方鎮其太

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鵝眼遠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听依舊断限大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听依舊之處與大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郡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於市也

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錫鑛計一升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升得銅五兩变帳山鑛計一升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升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鼓鑄詔從之自后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

孝昌三年正月詔立鑄錢之制是朝議鑄錢以國子博士高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盖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用不同太公為周制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復悉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变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文帝罷五銖錢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

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詔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秉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大倉藏朽貫於泉府儲蓄既盈民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廣財豐外事四夷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酒摧之官邑有造緡之令鹽既興錢弊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頻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才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群淪取民文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已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爲騐矣臣雖術愧計然失非心筭暫充錢官頻覩其理爲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謙之卒

孝莊永安二年秋更鑄五安五銖錢是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御史中尉高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所政先自頃之來私鑄薄濫官私糾繩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

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奸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因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帝以五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止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肯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則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黄郎侍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者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侃乃隨事剖辯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官自為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于二市賣之絹匹正載錢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弥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各用不同迁鄴之后輕濫猶多）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澁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兩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

文襄輔政時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与稱同）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既百錢重一斤四兩十二銖其餘皆准此為

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縣于市門私民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听用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鈆蠟並不聽用若有輙使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之絶幾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官三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有而止

文宣帝天保三年除永安之錢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少帝乾明昭帝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鈆錫之别青齊徐兖梁豫等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錢交易河西諸郡或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

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

四年七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

四年開布泉之錢聽入而不听出

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錢者絞其從者遠配為民

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又五銖凡三品亦行

隋高祖開皇元年九月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銅背

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
兩三年四月高祖以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乃詔四面諸
関各府百錢為樣從関外来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
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万
國及斉常平所在勿用以貿易不止
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入尚犹
不絶
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
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蠟錫蠟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
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
十年詔晉王所於楊州立五鑪鑄錢其后奸狡稍斬磨鑪錢
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倣傚錢遂輕薄乃下悪錢之禁京
師及諸州邸四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式者不入於市
十八年詔漢王諒所于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入間錢少
晉王又鑄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鑄處錮銅鑄錢於是詔所置十
鑪鑄錢又詔蜀王秀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悪乃
令有司括天下邸四見錢非官錢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
以悪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数年之間私鑄頗息
煬帝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悪初每
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鉄鍱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雑
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五百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